

第一辑 山水

绿意

在黄石庵林场招待所写下“绿意”这两个字,是因为我正望着窗外那望不尽的绿;是因为阳光正透过窗户照射着我,这阳光很像初春时的阳光那般温暖,此时我很需要这种温暖,要不就感到凉爽得好像是仲秋了。正值酷暑,且不说郑州和南阳,前几天西峡牛县长们陆续来看望我们时说县城里三十八摄氏度,彻夜吹着电扇睡不着觉。这里呢,床上放着四公斤重的红缎面新被子,夜里先是盖着肚子,然后,那从窗外不断运行来的缕缕凉气啮咬着你的腿,就迫使你整个地钻进了被窝。

我们一行五人,驱车四百余公里,来到黄石庵这片仙境,原来说一面消暑一面写点小说什么的倒挺不错。这里是未经开发的自然风景区,没有如织的游人,安静得很,又给我们每人安排了单间,还有台灯。西峡的三位文友也一起来,文人相聚,聊天串门,海阔天空,忧国忧“文”。还有那个正在热闹着的巴塞罗那奥运

会,就时时注意从广播和电视里接收那里的信息,每天计算着中国队得了多少金银铜牌,加上主人们一天一酒的盛情,卧龙玉液常使人亢奋得难以面对台灯下的稿纸。于是就只剩下了消夏。

我多次来过这个林场。我知道这个林场始建于1956年,我知道二十六年来它奉献出四十六万立方木材。这次到林场的那天晚上,正赶上给场长送行。这位牛玉兴场长,1960年由哈尔滨林学院分配来黄石庵林场时二十二岁,在这里度过三十二个冬夏春秋之后,如今他奉命赴南阳地区林业局任总工程师。席间,听他说起来林场后的趣闻,看着他的花白头发,心想那里面定存着许多诗。

驱车登伏牛山主峰老界岭,西峡与栾川两县交界的地方,西峡竖了个偌大的交界标志,上面书写着:安全离开西峡,留下绿色回忆。穿过这个标志就到了栾川境地。老界岭的海拔是多少呢?反正我们被云雾裹挟缠绕着了,所谓的腾云驾雾,于是就成了雾里云端的仙人。乘兴在这里照相留影,留下什么呢?留下绿色回忆。返程时在著名的桦树盘道班逗留,在著名的劳动模范符新成的居室里喝茶,进入这间简陋朴素的居室,使我们感觉到如同钻进了冰箱里的冷藏室。五十五岁的符新成身材不高,眼睛明亮,面色黑红,是高山上的太阳赐给他的颜色。修路护路,这就是他三十五年的生涯。握着他那粗糙的手,如同握着桦树盘的石头,心想这里面会有许多故事吧。

在桦树盘登车时，符新成指着往西北去的那条路说是通往上口的，那里有太平镇乡的好几个村子。太平镇乡年轻的书记和乡长告诉过我们，说上口那几个村子与军马河乡的长潭河相衔通，非常漂亮。我就想起长潭河，二十多年前我曾去过那里，在我一生中只见过一次如此清澈碧透深邃幽静使人震惊的河流，那就是长潭河。

立秋已过。该回去了吧，该回到那喧嚣的城市去了吧。看过牛玉兴的那花白头发，握过符新成那粗糙的手，想起那遥远又亲近的长潭河使人震惊的清澈碧透深邃幽静，再望这层峦叠嶂的大山，就感到那绿意更加悠远绵长。不用那分界标志提醒，也会留下绿色回忆。

1992年8月10日

爬山野趣

文章标题原来想用“登山”，想到登山运动员那种英勇悲壮，就不敢用。就用“爬山”。爬山，听起来、看起来都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吧。

我在青年时和中年时，天赐我以良机，曾经有两次在山里待了些时日，一次在大别山，一次在伏牛山，各三年有余，加起来就是七年吧。在山里劳作，肩挑背驮，山民做的，我都要做，就做出了一副好身板，做出了一把好力气，就想孟夫子说的“劳其筋骨”，真的道理。由此，还真对山对层峦叠嶂对负重登攀（一不小心又用了“登攀”二字）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恋之情，以为，不是平原，而是山，只是山才可状写人生的崎岖曲折立体多样。

后来回到城市，城市的马路虽然熙攘，却是平展的，或在人行道上走路，或在慢车道上骑车，或在快车道上坐车，笔直平展地前行就是，就用不上登攀（借用）这个词语。

80年代中期某年秋季有一次在皖南的聚会,当然要去看黄山。从前山上去,第一夜宿翠屏楼,第三夜宿北海,第三天才从后山下得山来,全是步行,着实过了爬山的瘾。说是爬山,并不是说手脚并用,靠的还是腿脚功夫一级级踏完那无尽的台阶。我在那无尽的台阶上驻足后望,同行的同龄人没了踪影。我当时就在心中暗自感谢山居生活给我的腿脚带来的轻捷灵便,虽然那山居生活已过去了十多年,虽然那年我老汉已五十有二。黄山三日,当然刻记下云雾、松树和朝阳在云雾中喷薄而出的印象。

黄山归来不看岳。也还是去了五台山、太行山、武当山。去五台山,是在太原参加首届黄河笔会,主人安排去看五台山,汽车可直抵那寺庙群,就在那寺庙之间转悠。去太行山是《莽原》在安阳举办笔会,请了些北京客人,就到林州去看红旗渠的青年洞,车也可开至近边。去武当山是90年代开头的那个春天,我率一千人马去南阳调查研究,其间有人鼓动去看武当,因时间紧未及登金顶,因此就全然没有了爬山的感觉。

从岗位上退下来那年六十岁,正好在河南省最西部的那个县有个笔会的邀请发来,直驰到会议地报到后未停就继续西行,西行何处?华山!初夏的晚上,九时开始爬山,有很皎洁的月亮,就看到在皎洁月光照耀下的刀削般的华山峭壁,银色的峭壁。过了回心石,上千尺幢时,才真正体味到爬山的滋味,这时确是要手脚并用了,上身前倾尽量与那陡坡紧贴着保持最近的距离,双手要

拉着两边的铁链帮着力，这才能爬上千尺幢。过了千尺幢不久，遇雨，抵北峰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一早起来抢着和日出合影，然后继续爬山，天梯都过去了，到五龙岭下，感到体力不支，只好不无嫉妒地看着同行的三个伙伴往五龙岭上攀缘而去。我就从这里撤退，沿着华山一条路回到山脚下的一个茶棚里等着。我想，大约是夜间未休息好，体能未得恢复吧——总得给自己找一点借口不是。

华山之后，爬山的机会就多起来，云台山、螭岬山、五龙口、九里沟、梁山（梁山去过两次，总找不到山的感觉）、石人山、鸡角尖、窦圉山等。这大约是因为离岗了，没事了，用不着开那么多的会了，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了，就能够去爬大自然中的山了。云台山、五龙口、九里沟，我都有文字记述过我的印象。螭岬山玲珑剔透像个大盆景，别有一番风情。梁山就不多说了。前年重阳节爬石人山，至山顶，海拔两千一百多米处，立有石碑，还在那石碑前照了相；两千一百多米的高处，八面来风，那天的风也是挺大的，把头发刮得都蓬乱着。去年初夏，与青年诗人们一起爬栾川县林场境内的鸡角尖，一起出发的，中途就逐渐拉开距离，大队人马在前面，另队人马在后面。我就据我的体力，一个人在爬，单兵作战，走走停停，爬爬歇歇，有从后面或从对面擦肩而过的好心人劝我说，山都差不多，不必爬到山顶的。我笑笑，表示感谢，依旧爬我的山。遇到原在我前面此时中途休息的青年诗人们，说不必

爬到山顶的,就在这里歇着说说话吧。我笑笑,表示理解,依旧爬我的山。快到山顶时,我能够听到我的肺像风箱拉动时的那种声响,我张着嘴,喘息着,然后继续爬我的山,终于到达了说是海拔两千二百多米的山顶,终于到达了说是中原第一峰的鸡角尖的山尖上。从这里往南远望,竟可以穿越伏牛山的主峰老界岭望到西峡县的太平镇,我就相信了中原第一峰这种说法,站在鸡角尖上,还真就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下山时,腿脚轻便,没有感到一点酸痛,这是与以往下山时完全不同的感觉,莫非我又进步了?晚饭时,主人说,迄今为止,我是登(他用的是“登”)上中原第一峰的人中最年长者。我为他这句话喝了杯酒,我继续狂下去,大声招呼诗会的组织者说,今晚要办舞会噢,跳起来!

去年秋天,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十人采访团,在四川活动了十来天。大约看我年长,便给我封了个团长。那天去江油看李白故居和纪念馆,也就顺便上了窦圉山。佛教圣地,寺庙挺气势,万丈悬崖间有铁索连接着,可以看走铁索的表演,我们谢绝了,作家们还都有些人道精神的。那天的小雨时下时停,山路较滑,往山顶爬时,就总有年轻人搀扶着我,被搀扶得我好难受,也不便拂了人家的好意。后来这位中国作协的同志还来信说,在窦圉山我还可以搀扶着你,如今离得远,你自己可得当心哪。我哭笑不得,回信时就回避了这档子事。

说起野趣,就索性说开去。新千年到来,1月10日那天傍晚

郑州开始落雪,三年来都没有留下过雪的印象,这场大雪真是久违了。11日,雪仍在落,当晚就与一年轻人相约一起去踏雪,去踏新千年的第一场雪,沿着金水大道,沿着金水河畔,从九时到十一时,看着那天地一色的白茫茫世界,听着那吱吱响的踏雪的声音,仰起头任那飞舞的雪花冰凉着湿润着脸庞。与爬山相通的,就是融入自然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说这是寻找一种什么诗意,我也不反对。

2000年1月16日夜

华山的诱惑

到华山脚下时已近黄昏，整个地就被人流声浪包围着了。那人流从全国各地拥来，红男绿女各色装束。正是夏日，正好展示各自的形体美，露胳膊露腿的，多是登山的打扮，说出话来南腔北调，仿佛整个中国人都会聚到华山脚下了。华山脚下，卖羊肉烩馍的牛肉拉面的瓜果的饮料的冰糕冰棍冰激凌的纪念品的华山导游图的，出租登山鞋手电雨伞的，拉客住店的人，比赛着叫卖，那叫卖声统统是那个电视小品里卖大米的味儿，真逗。

我们的黑色伏尔加已在收费停车场里停好，我们也露胳膊露腿的短裤短衫，三十六岁的编辑和五十岁的司机还各买了双登山鞋，五十八岁的副编审和六十岁的我各拄了根手杖，也都有登山的样子了。我们在人流声浪中蹭来蹭去，大体浏览了那繁荣喧闹，就去一家小饭店吃饱喝足，然后又一一采购了馒头鸡蛋咸菜矿泉水彩卷，还租了手电。这些个辎重加上相机，统由他们三位

中青年负担。我算是长者，诸位照顾我，只让我负担手杖。明媚的月亮照耀着了，店家摊贩的灯光点亮了，看看表已近九时，我们开始登山。据说登华山的一般惯例是夜晚上山白日下午下山。我们遵照这一般惯例。暑热略有减退，就精神爽快，又吃饱喝足，就腿脚轻便。

我们好像是这晚率先登山的，前面没看到人嘛。我们并排走着，这山路好宽展哟，坡度缓缓向上升去。据副编审说，这条路与二十多年前有很大变化，显然是重新修过的，那时可难走呢。他给我们诉说讲解着二十多年前他初登华山时的情景，导游是无须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嘛，一路走去就是。我们四个人还大都有登山的经验，就拿我来说吧，太行、黄山、五台、武当都去过，还有在大别山、伏牛山锻炼七年的经历，平生爱与山打交道，以为那才是立体人生的象征。司机年轻时当过兵，体壮如牛，雄赳赳气昂昂。副编审不用说了，人家是我们中的“老华山”。那位编辑据说也去过泰山武当五台，可看她那可伶见的不足百斤的苗条样，林妹妹似的弱不禁风，就对她总有点怀疑，都说此次登华山她肯定是个落伍者是个包袱是个抢救对象。轻视妇女，这就是男人们的坏毛病。那女士平日里是杨排风般的快人快语，这会儿却并不争辩只含笑不语。

我们就这样大声说笑着，那月亮的清辉泼洒我们，那习习的夜风吹拂我们，山路边的溪水大声喧哗着像是在与我们对话，大

山都在回响着我们的声音，真是惬意极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有此等惬意吧。

身后有人声，成群的人赶了上来。最先赶上来的是说着地道北京话的一群妇女，听那说话看那装束是群职业妇女，还带着男孩女孩，问起来还真是专程从北京赶来，趁着周末带着孩子来登华山的。

一路走去，山路由缓渐陡，峰回路转，就有陡坡要爬。陡坡常有石级，一级级往上攀登，路也就是石级那样宽窄，然后就又是一段缓坡。如此反复，我们走着，看到一段偌大的刀削斧砍般的峭壁，月光正照射着这峭壁，将它染成银白的颜色。我们驻足凝望，屏息瞠目无以言说。面对这雄伟壮观的大自然的造化，语言真是苍白无力，面对这绵延数里直插天宇的银色峭壁，能说些什么呢？什么也说不出。我们继续赶路，还不时回头凝望，又转了一座山峰，看不见那峭壁了，那峭壁的影像留在了心底。前面有灯火有声响，走近了，是条山中小街，街的两旁十数家小店，饮料瓜果大碗茶，收音机在播音乐，电视机在放映图像，好像是体育新闻。来碗大碗茶，咕嘟咕嘟补充一下水分。这种山中小街，登一段山就会遇到一处，那灯火给华山寂静的夜晚添了些许暖意。

攀到回心石已是夜半。这么多的人啊，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据说回心石已是登华山的一半路程，人们要在这里歇脚，在这里攀谈交流。人在大自然中很容易亲近，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与几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攀谈起来。也有人大声欢呼：到了回心石喽——！到了回心石喽——！我也跟着喊了几嗓子。月亮是被挡在了山的那边呢，还是已经落下去了呢？这会儿是夜色苍茫，手电的光束交叉着，听到有人对话，是南方口音，从对话里得知有位老者七十五岁了，他正在两位年轻人的护卫下由回心石继续往上攀登。我们那位弱不禁风的苗条女士，正在回心石上面的山崖上大声呼唤着我们继续赶路。

过了回心石不久，就该爬千尺幢了，在电影《智取华山》里早就看到过的，如今要真实体验了，滑梯样的陡峭，好在有石级，两边有铁链，手拉铁链可以帮着用劲。爬到千尺幢上，有一片场地，爬上来的人们都簇拥在这片场地上，一边歇息一边回望千尺幢的险要。我们也在这里歇息回望。女士发表评论说，智取华山不真实，从千尺幢攻上来根本不可能。童言无忌。我们没有时间就此问题深入探讨，紧接着还要爬百丈崖呢，坡度可与千尺幢媲美，好在是双行道。过了百丈崖不久，突然狂风大作暴雨袭来，正赶上一段山中小街，却是半边街，店铺也少，店铺里、店铺外的棚子下面挤满了躲雨的人。雨稍小就又赶路，到北峰已是凌晨二时，雨还在下，短裤短衫的我们感到冷得发颤，只好在北峰宾馆找个铺位睡一觉了。这时仍有稀稀拉拉的游人冒雨往西峰奔去，只能自叹不如了。

有人喧闹，日出日出！我们也赶快爬起来冲出去看北峰日

出。先是红霞半天,后是小半轮、半轮、大半轮、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群山之上,壮哉壮哉,咔嚓咔嚓,人们在抢着与日出合影,我们也各拍了张照片。红日在我们身后送我们往西峰攀登,天梯,攀登上在峭壁上凿出的天梯,蜿蜒曲折地来到五龙岭下,我感到疲累,感到体力不支,向副编审和司机说,你们上吧,我要慢慢地往回走了,而那位编辑已高高地在半山腰上继续往五龙岭攀登了,这时,对她的矫健就又羡慕又嫉恨。

我独自下山,好在华山一条路,原路往回走就是了。下山路上碰到许多上山的人群,看来并不都是夜晚上山的。碰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提着篮子,篮子里有香火。碰到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向我问候,老同志下山哪!昨夜上去的吧?说着就向我竖起大拇指,我就感到很骄傲,虚荣心作祟,没向人家坦白交代我只上了五龙岭下。遇见了一位年轻俊秀的父亲手拉着一个漂亮的五六岁模样的儿子,那父亲让儿子问老爷爷好,那小男孩奶声奶气地说“爷爷好”。我听到那父亲在用南方口音鼓励他的儿子以我这老爷爷为榜样。还碰到背山者,背负着成百斤重的食品等物往上攀登,我由衷地向他们致敬。也有下山的,我与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同行了好长一段路,丈夫搀扶着妻子,妻子一拐一拐地趔趄,走百十米就不得不歇息一会儿。我也走走歇歇,到山下的一个茶棚里已是下午二时,要了杯茶,躺在茶棚下的竹椅上等着我的三个伙伴。我很想知晓那位七十五岁的老人攀登到何处,

我无从知晓。我躺在竹椅上，伸直了灌了铅似的双腿，感到了别一种惬意。我的三个伙伴在大约四时起才相继出现，先是活猴样的编辑，过了半小时是疲累相的副编审，又过半小时才是那位体壮如牛的司机。这会儿他不雄赳赳气昂昂了，腿都不会打弯了，一副伤兵相。此次登华山的冠军竟是那位女士！事实如此，用不着评选。男人们都无话了。而且，据说，后来这两个男人在登西峰、中峰、东峰时，竟把所有辎重都转移给了这位女士，也真够残忍的了，也真够无奈的了。由此可不可以得出结论呢，体壮如牛不如身轻如燕。

华山的诱惑。华山啊，从五六岁的儿童到七十五岁的老人都来朝拜你，你的魅力在哪里？人的本质是要向上的是要攀登的是要升腾的，这就是华山诱惑的谜底吧，这就是华山魅力的所在吧，这也是人类文明之所以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缘由吗？

后来，与北峰日出合影的照片洗了出来，人像黑不溜秋，分不清鼻子和眼，大家都不满意。我倒以为挺好，铜雕似的，与华山的风格倒和谐一致。

1993 年春追记 1991 年夏华山之行

孙二娘的脚印

1997年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由郑州出发去山东菏泽看戏。在菏泽逗留期间，热情的主人还将我们拉到梁山去游览。上梁山前，先在郓城一家专卖羊头的酒馆啃羊头喝烧酒。酒足饭饱面红耳赤再起程，先造造上梁山的气氛。入梁山县境第一眼就看到叫作拳铺的镇子。拳铺，气氛就更足了。

水泊梁山，只是凿在石壁上的四个大字。据说早已没了水，没有水的梁山就少了许多韵味，输了一些风采。顺宋江马道攀登至聚义厅（忠义堂），并未费多少时间，也不觉得累。梁山不大，路也不险。

由聚义厅返回时的半道才发现孙二娘的脚印。用铁索拦着，一块写着“孙二娘的脚印”字样的木牌挂在铁索上。好大的脚印！估摸比当代中国篮坛两大巨人穆铁柱、郑海霞的大脚还要大出许多。孙二娘的大脚将那块石头踩进约两厘米的深度。这位卖人